

SESSION 2021

---

**CAPES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POSITION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tout autre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ictionnaire e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Si vous repérez ce qui vous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vous devez le signaler très lisiblement sur votre copie, en proposer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vre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vous devez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votre copie ne doi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nsiste notamment en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la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A

##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

Concours  
E B E

Section/option  
0 4 2 4 E

Epreuve  
1 0 1

Matière  
1 8 6 2





## COMPOSITION

请联系 *Sauver la planète, penser les futurs possibles* 这一个文化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综合分析。

Document 1

生产队就在大山缝脚下，从站的地方望上去，森森的林子似乎要压下来，月光下只觉得如同鬼魅。我问：“这是原始森林吗？”肖疙瘩望望我，说：“不扁尿？”我说：“看看。这森林很古老吗？”肖疙瘩忽然很警觉的样子，听了一下，说：“鹿子。”我这时才觉到远远有短促的叫声，于是有些紧张，就问：“有老虎吗？”肖疙瘩用手在肚子上勾一勾，说：“虎？不有的。有熊，有豹，有野猪，有野牛。”我说：“有蛇吗？”肖疙瘩不再听那叫声，蹲下了，说：“蛇？多得很。有野鸡，有竹鼠，有马鹿，有麝猫。多得很。”我说：“啊，这么多动物，打来吃嘛。”肖疙瘩又站起来，回头望望远处场上的火光，竟叹了一口气，说：“快不有了，快不有了。”[...]肖疙瘩忽然在月光下看定了我，问：“你们是接到命令到这里砍树么？”我思索了一下，说：“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改变一穷二白。”肖疙瘩说：“那为哪样要砍树呢？”我们在来的时候大约知道了要干的活计，我于是说：“把没用的树砍掉，种上有用的树。树好砍吗？”肖疙瘩低了头，说：“树又不会躲哪个。”[...]

第二天一早，[...]饭吃好了，队长来发锄，发刀。大家把工具在手上舞弄着，恨不能马上到山上干起来。队长笑着说：“今天先不干活，先上山看看。”大家于是跟了队长向山上走去。[...]

山上原来极难走。树、草、藤都掺在一起，要时时用刀砍断拦路的东西，蹬了深草走。女知青们怕有蛇，极小心地贼一样走。男知青们要显顽勇，劈劈啪啪地什么都砍一下，初时兴奋不觉得，渐渐就闷热起来。又觉得飞虫极多，手挥来挥去地赶，像染了神经病。队长说：“莫乱砍，虫子就不多。”大家于是又都不砍，喘着气钻来钻去地走。走了约一个多钟头，队长站下来，大家喘着气四下一望，原来已经到了山顶。沟里队上的草房微小如豆，又认出其中的伙房，有烟气扭动着浮上去，渐渐淡没。远处的山只剩了颜色，蓝蓝的颠簸着伸展，一层浅着一层。大家呆呆地喘气，纷纷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我忽然觉得这山像人脑的沟回，只不知其中思想着什么。又想，一个国家若都是山，那实际的面积比只有平原要多很多。常说夜郎自大，那夜郎踞在川贵山地，自大，恐怕有几何上的道理。

队长说：“你们来了，人手多。农场今年要开万亩山地，都种上有用的树。”说着用手一指对面的一座山。大家这时才看出那山上只有深草，树已没有。细细辨认，才觉出有无数细树，层层排排地种了一山，只那山顶上，有一株独独的大树。李立问：“这些山，”用手一划，“都种上有用的树吗？”队长说是。李立反叉了腰，深深地吸一口气，说：“伟大。改造中国，伟大。”大家都同意着。队长又说：“咱们站的这座山，把树放倒，烧一把火，挖上梯田带，再挖穴，种上有用的树。农场的活嘛，就是干这个。”有一个人指了对面山上那棵大树，问：“为什么那棵树不砍倒？”队长看了看，说：“砍不得。”大家纷纷问为什么。队长拍落脸上的一只什么虫，说：

“这树成了精了。哪个砍哪个要糟。”大家又问怎么糟？队长说：“死。”大家笑起来，都说怎么会。队长说：“咋个不会？我们在这里多少年了，凡是这种树精，连树王都不砍，别人就更不敢砍了。”大家又都笑说怎么会有成精的树？又有树王？李立说：“迷信。植物的生长，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太大了，太老了，人就迷信为精。队长，从来没有人试着砍过吗？”队长说：“砍那座山的时候，我砍过。可砍了几刀，就浑身不自在，树王说，不能砍，就不敢再砍了。”大家问：“谁是树王？”队长忽然迟疑了，说：“啊，树王，树王么——啊，树——”用手挠一挠头，又说：“走吧，下山去。大家知道了，以后就干了。”大家不走，逼着问树王是谁，队长很后悔的样子，一边走，一边说：“唉，莫提，莫提。”大家想那人大约是反革命之类的人，在城里这类人也是不太好提的。李立说：“肯定是搞迷信活动。农场的工人觉悟就这么低？他说不能砍就不砍了？”队长不再说话，默默地一直下到山底。

阿城，《树王》，（1985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

注：阿城（1949- ），出生在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常被列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棋王》，《树王》，《孩子王》。文化大革命时，高中学业中断，先后被送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树王》的故事取材于他在云南的所见所闻。

## Document 2

老孙住在十七楼，正对着大路，没遮没拦的，要是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那准是起霾了。窗外一片晦暗，使劲望出去，才能看见朦朦胧胧的楼房，在灰黄的背景间露出轮廓，像是砂色的凸版画，路上的车都开着大灯，喇叭响个没完，在交叉路口车挨着车，乱成一团。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罩着个带过滤嘴的面具，跟猪头怪物似的，成群结队地在道上走着，倒是比开车要快。老孙简单梳洗了一下，带上全副家伙，出门前没忘记把桌上的镜框擦一擦。

他跟电梯间的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也跟他打招呼，隔着一层头纱。

“今日气温12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64%，能见度小于2公里，空气污染指数680，属于重度霾，请出行人士注意安全，老人、婴幼儿及呼吸道疾病患者请勿外出……”

老孙笑了笑，戴上面具，走出电梯间，他今天还要跑好几个老地方。

骑上电力轻便单车的他，灵活地穿梭在龟速前进的车流缝隙间，许多小孩拍着车窗，兜售着报纸杂志，却没有人擦车，这霾还要持续个把星期，擦了也白擦。

透过面具的防护镜，他勉强能看清前面几十米的路，再远就看不清了，像是有人从城市上空不停地倒下灰土，上面的颜色倒比地面的重，脏兮兮黏乎乎的，尽管隔着过滤面具，可似乎有一种感觉，那些霾是无孔不入的，可以穿透那几十层纳米高分子材料过滤膜，钻进鼻孔，钻进毛孔，钻进肺叶，钻进血管，然后流遍全身，塞满整个胸腔，让人喘不过气，脑子也像是一锅混凝土，搅不动，转不开。

人倒像是寄生在霾里的虫子。

每当这个时候，老孙就会想起以前带着老伴时的情形。

“我说老孙啊，慢点儿开，又不着急……”

“嗯。”

“老孙啊，前面小卖店停一下，我买瓶水给你喝……”

“嗯。”

“老孙，你怎么都不说话，要不给我唱个歌吧，你以前不是挺爱唱歌的吗……”

“嗯。”

到了，老孙把车停在路边，走进了那座体面的大楼，许多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脸上都戴着过滤面具，也省去了打招呼的麻烦。大厦管理员倒是对他很客气，说今天客梯坏了一部，人比较多，坐后面的货梯上去吧，就是得多爬几层。

老孙笑笑说没关系，当然管理员看不见。

他搭货梯上到 28 层，又换了楼梯爬上顶层天台。气有点喘，但是不打紧，从这座高楼的顶端更能够清楚地看到霾的形态，那吞噬整座城市的气溶胶颗粒，仿佛原生质般稠密，一动不动。

老孙开始解开随身的提包，将各种精巧的仪器取出，安装好，他并不清楚这些仪器的工作原理，但他懂得记录，温度、气压、湿度、能见度、可吸入颗粒浓度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一些经过充分改良的民用型号，精度降低，但便携度大大提高。

他眺向西北方，那本应该是一些巨大的宫殿和洁白的佛塔，而今却如别处般一片混沌。他记起了秋日的景象，漫山遍野的红叶，层层尽染，衬着清爽的蓝天，白塔，落叶，倒影在碧色的湖面，宁静而空灵，还飘过声声鸽哨。

他俩坐在湖心的小舟里，船缓缓地转着圈，桨划出涟漪，荡开落叶。金色的光洒在水面上，粼粼熠熠，她也是一身金光。

“难得有这么舒坦的天儿，孙，唱个歌儿吧……”

“好久没唱了……”

“我记得咱二十年前也在这儿划过船，都二十年了……”

“是啊，老李他儿子也差不多这么大了……”

“……”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没意思。”

“好，没意思咱就回去。”

“……他也该有十岁了……”

“不是说了不提这事吗……”

“孙，我还是想听你唱歌……”

“算了，回去吧。”

时间到了，记录好数据，老孙开始收拾东西，他知道，与此同时，还有百来个跟他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属于一个民间的环保组织，官方注册名称为“城市灰霾现象研究及防治协会”，私下的名字简短好记，就叫“霾协”，标志是一扇黄色的窗户，由一杆雨刷器刷出一片蔚蓝。

霾协既不像某些绿党那么激进，但也并非那种替政府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他们身份暧昧，行事低调，成员人数缓慢而持续地增加着，他们偶尔会在媒体露面，但谨言慎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和风格，但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能被接受。

霾协只表达能被友好接受的部分：霾除了生理层面的危害之外，还会导致心理层面上的隐患，这一点可能容易被忽视，但影响更为深远。

陈楸帆，《霾》（201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

注：陈楸帆（1981- ），广东汕头人，中国更新代科幻作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以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